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21世纪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训练教材

播音主持语音 发声训练教程

[第2版]

张 涵 编著

BOYIN ZHUCHI YUYIN
FASHENG XUNLIAN
JIAOCHENG [DI-ER BAN]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播音主持语音发声训练教程/张涵编著.—2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5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ISBN 978-7-5657-1468-9

I. ①播… II. ①张… III. ①播音员—发声法—高等学校—教材
②主持人—发声法—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4574 号

播音主持语音发声训练教程(第2版)

BOYIN ZHUCHI YUYIN FASHENG XUNLIAN JIAOCHENG(DI-ER BAN)

编 著 张 涵
策划编辑 赵 欣
责任编辑 赵 欣 李艳华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出 版 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6年5月第2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468-9/G·1468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教材使用说明

普通话语音课程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以科学语言观为指导,以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为依据,系统地讲授普通话语音知识,着重训练学生普通话发音的基本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普通话口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为其将来从事播音主持工作奠定坚实的语音基础。

播音发声课程是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理论教学体系为基本纲目,结合播音主持工作的用声实际,系统讲述播音主持艺术语言所依托、所必需的发声机理及训练技巧。该课程指导学生掌握积极有效的练声、练气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进行艺术语言发声的能力,使学生基本掌握并熟练地掌控气息、声音、吐字及共鸣,为语言表达和专题文体播音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普通话语音课程和播音发声课程在专科中一般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在本科一般安排在第一学年,本科课时安排有可能会加倍,采取大课和小课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共 104 课时,其中大课 32 课时,小课 72 课时。建议每周两次课,每次 4 课时,13 个教学周完成 104 课时。每一单元的大课小课的课时分配见下表:

教学进度表

	教学内容	大课课时	小课课时
普通话语音训练	第一单元 普通话语音概说	1	
	第二单元 辅音和声母	8	12
	第三单元 元音和韵母	5	16
	第四单元 声调	1	4
	第五单元 语流音变	1	4
播音发声训练	第六单元 呼吸控制	4	16
	第七单元 口腔控制	4	8
	第八单元 喉部控制	2	
	第九单元 共鸣控制	2	4
综合训练	绕口令、传统贯口、古诗词、古文训练	3	8
	60分钟练声方案	1	
合计		32	72

特别说明:古诗词、古文的训练参见《古诗词诵读》《古文诵读》(均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目 录

教材使用说明 / 1

上编 普通话语音训练

第一单元 普通话语音概说 / 3

- 第一节 语音导论 / 3
- 第二节 汉民族方言 / 4
- 第三节 普通话的科学概念 / 6
- 第四节 北京语系的特点 / 7
- 第五节 学习普通话应注意的问题 / 9
- 第六节 音素 / 12
- 第七节 音节 / 13
- 第八节 《汉语拼音方案》 / 17

第二单元 辅音和声母 / 21

- 第一节 辅音和声母概说 / 21
- 第二节 声母发音训练 / 32
- 第三节 声母辅助训练 / 52

第三单元 元音和韵母 / 68

- 第一节 元音和韵母概说 / 68
- 第二节 单元音韵母发音训练 / 76

第三节 复合元音韵母发音训练 / 89

第四节 鼻韵母发音训练 / 102

第四单元 声调 / 117

第一节 声调的性质 / 117

第二节 普通话的调值和调类 / 118

第三节 声调的组词训练 / 120

第五单元 语流音变 / 157

第一节 轻声的变读 / 157

第二节 儿化韵 / 162

第三节 上声的变读 / 169

第四节 去声的变读 / 173

第五节 “一”字的变读 / 173

第六节 “不”字的变读 / 175

第七节 “啊”字的变读 / 176

第八节 词的轻重格式 / 179

下编 播音发声训练

第六单元 呼吸控制 / 189

第一节 呼吸器官机理与胸腹联合呼吸法 / 189

第二节 呼吸控制训练 / 199

第七单元 口腔控制 / 214

第一节 口腔机能与咬字器官配合要领 / 214

第二节 吐字归音 / 219

第三节 口部操 / 223

第八单元 喉部控制 / 226

第一节 喉部机能 / 226

第二节 声带的保健与训练 / 230

第九单元 共鸣控制 / 238

第一节 共鸣器官机制 / 238

第二节 共鸣控制训练 / 243

附录一 绕口令 / 245

附录二 传统贯口 / 257

附录三 60 分钟练声方案 / 262

主要参考书目 / 264

后 记 / 265

上编

普通话语音训练



教学安排:本课程有理论大课与实训小课两种形式。理论大课用时4周,16课时;实训小课用时9周,36课时;总用时13周,52课时。

课程重点与难点:汉语普通话语音体系的22个辅音、21个声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及发音要领;元音舌位的分布,对韵头、韵腹、韵尾的认识,10个单元音、13个复合元音、8个前鼻音、8个后鼻音的发音要领;4个声调的调类和调值及发音要领;轻声、儿化、上声变化,“一”“不”变化,“啊”的音变,词的轻重格式等音变规律。

理论教学内容:大课理论教学分5个单元进行:

第一单元普通话语音概说:语音导论,汉民族方言,普通话的科学概念,北京语系的特点,学习普通话应注意的问题,音素,音节,《汉语拼音方案》。1课时。

第二单元辅音和声母:辅音和声母概说,辅音发音的三个阶段,辅音的发音特点,辅音的分类,辅音与声母的异同,零声母,双唇音、唇齿音、舌尖中音、舌根音、舌面音、舌尖后音、舌尖前音的发音原理。8课时。

第三单元元音和韵母:元音的性质,元音的特点,元音的分类,元音和韵母,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前鼻音韵母、后鼻音韵母的发音原理。5课时。

第四单元声调:声调的调值和调类,阴阳上去四个声调的发音要领。1课时。

第五单元语流音变:轻声的变读,儿化韵,上声的变读,去声的变读,“一”字的变读,“不”字的变读,“啊”字的变读,词的轻重格式。1课时。

实训教学内容:分组小课实训共9周,36课时,分4个单元进行。具体切分如下:辅音和声母小课训练,12课时;元音和韵母小课训练,16课时;声调小课训练,4课时;语流音变小课训练,4课时。

小课实训在小课教室进行,由专业小课教师分组带训,主讲教师统筹督导。

专业小课教师根据大课讲授的原理和方法,纠正每个学生在发音上存在的问题,以提高发音的准确性为基点,以声韵母及声调训练为领帅,辅之以大量单音节字、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音节词,着重训练学生普通话语音发音的基本技能。

第一单元 普通话语音概说

教学目的:通过本单元的讲授,使学生基本了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基本概念,理解和把握本课程的内容和要求。

教学要求:掌握语音基本知识、汉民族七大方言、普通话的科学概念、北京语系的特点、学习普通话应注意的问题、音素、音节、《汉语拼音方案》等。

重点难点:音素和音节概念的确立。

课时安排:大课 1 课时。

第一节 语音导论

语音是什么?按照一般的理解,语音是人在说话时发出的声响。但是,如果我们从语音学的角度,去科学地揭示语音的本质和内涵,上述的解释就显然不够了。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运动着的物体振动后会产生声波,声波传入人耳引起耳膜振荡,刺激听觉神经,于是人就听到了声音。

物质世界,千姿百态;物质运动,千差万别。人类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各种各样的音响:风声、雨声、歌声、笑声、喇叭声、喊叫声等等。这些大小、高低强弱、多种音色的声音,组成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生命乐章。只要有运动着的物质和介质存在,就会有永恒的音响。“万籁俱寂”不过是人们的主观臆想,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人的听觉仅限于 16~20000 赫兹,听不到的次声波和超声波同样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但是上面列举的声音现象并非都是语音。语音首先是一种物质,发声是物质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语音的内涵必须兼顾两个方面:其一,语音是在人的各发音器官的联合作用下形成的,它的形成和变化要受到生理机能的限制;其二,语音在具体运用中反映出特定的社会内容,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

鸣笛声、铃声、信号灯、旗语、烽火、手势语等虽然也都具备了某种意义要素,而且在特定条件下作为交际信号也能发挥特有的作用,但这些声音并不是来自于人的发音器官,只能被视为语言的辅助手段。

由此我们认为: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负载一定社会意义的声音。

第二节 汉民族方言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 56 个民族,共计 13 亿人口,这在客观上决定了语言的复杂性。仅就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来说,国内语言学界通常将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分述如下。

一、北方方言

又称北方话或官话,以北京话为代表,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东北至哈尔滨,西南至昆明,直线距离约 3200 多公里;东起南京,西至酒泉甚至乌鲁木齐,直线距离约 2000 公里。北方方言覆盖了汉族居住区的四分之三,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 70% 以上。按照方言层次理论,汉语的几大方言都可以再细分成若干个次方言。北方方言大致可分为东北、华北次方言区(北方话)、西北次方言区(西北话)、西南次方言区(西南话)、江淮次方言区(下江话)。

北方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古浊声母今改读为清声;(2)声调一般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4 个,少数地区有 5 个或 6 个声调;入声字消失,分别归入舒声各调,个别地区保留的入声,韵尾大多收喉塞音;(3)鼻音韵尾只有 n 和 ng 两个;(4)多数地区不分尖团音;(5)许多地区有翘舌音 zh、ch、sh;(6)多数地区有儿化韵。普通话吸收了北方方言的多数词汇。

二、吴方言

又称江南话或江浙话,历史上一概以苏州话为典型代表,主要分布在上海市、江苏省的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不包括镇江)和浙江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吴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 8.4%。

吴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成套的古浊声母;(2)多数地区没有

翘舌声母,一律读为平舌音;(3)有短促的带喉塞音性质的入声韵尾;(4)声调一般有七八个,上声不分阴阳。

三、湘方言

又称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是除洞庭湖以南的湖南省大部分地区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湘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5%。

湘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部分地区保存了成套的古浊声母;(2)在开口、合口呼前,n、l不分,“南”、“兰”同音;(3)在撮口、齐齿呼前,有n、ng的区别;(4)f、h不分,“灰”、“飞”同音;(5)多数地区入声自成一类,声调短促;(6)声调一般有六七个。

四、赣方言

又称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通用于除江西东北沿江和南部外的江西省大部分地区,包括湖南省东南部一角。赣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2.4%。

赣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浊塞音多读为送气的清塞音;(2)有些地方保留了古入声字的韵尾;(3)有n声母而没有l声母,“南”读作“兰”。

五、客家方言

又称客家话,所谓“客家”是对当地居民而言的,以广东梅州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西等省的100多个县,其中以广东的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最为集中。客家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4%。

客家话的语音特点是:(1)只有平舌音z、c、s,没有翘舌音;(2)韵母没有撮口呼;(3)保留古韵尾p、t、k;(4)有6个声调,平声、入声均分阴阳。

六、粤方言

分布在广东东部、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的100多个市县以及海外某些华侨居住地(主要是美国和南美、南太平洋等地)。同时它也是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主要语言。粤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5%。

粤方言是语言学上的专有名词,不完全等同于“广东方言”或“广州话”,因为粤方言的分布区域已经超出了广东省。同时,广东境内尚有客家方言、潮汕方言等几种与粤方言区别较大的方言。

七、闽方言

又称福建话,主要分布区域跨越四省,包括除闽西客家方言区外的福建省绝大部分地区,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浙江南部的温州一带、舟山群岛和台湾省的大多数汉人居住区。闽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4.2%。由于北方移民入闽的路线不同,闽方言内部形成了古闽语的两大支派,即闽北方言区和闽南方言区。前者以福州话为代表,后者以厦门话为代表。

闽北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闽北方言没有声母f;(2)没有翘舌音;(3)辅音韵尾有ng、k;(4)有7个声调。

闽南方言的特点是:(1)有鼻声母的异化现象;(2)韵母没有撮口呼;(3)辅音韵尾有m、n、ng、p、t、k,形成多种入声调;(4)声调有7个。此外,还有一些无从考证的读音。

相比较,闽方言与普通话区别最大,粤、吴方言次之,湘、赣方言再次之,北方方言中的东北、华北次方言比较接近普通话。

第三节 普通话的科学概念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它是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1982年载入宪法,在全国范围通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语言。所谓“普通”,可以理解为“普遍”、“通用”。它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是在某一种地域性方言的基础上经过科学加工后形成的规范化的语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是以汉语授课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用语;是以汉语传送的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汉语电影、电视剧、话剧必须使用的规范用语;是我国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在工作中必须使用的公务用语;是不同方言区以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人们的交际用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9条规定: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6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规定:掌握和使用一定水平的普通话,是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行各业人员,特别是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教师、影视话剧演员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备的职业素质。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并逐步实行持等级证书上岗制度。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的规范指的是现代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举措。

第四节 北京语系的特点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归纳整理某种语言所有的音素和各音素之间的组合规律构成了该语言的语音系统,简称为“语系”或“音系”。北京语系是北方方言的主干,又是现代汉语语系的主脉。普通话语音特点主要体现在北京语系的特点上。

一、简约易学,清晰度、辨识度高

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北京语音的音素有 32 个,其中元音音素 10 个,辅音音素 22 个,它们分别在现代汉语音节中充当声母和韵母。北京语音的基本音节约计 400 个,即便给每个音节冠以声调,总数也不过 1300 多个。

北京语音除特殊的“轻声”外,音节的声调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4 种,而粤、吴、闽方言包括入声字在内,音调有七八种之多。音节带有声调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如果只有 400 个音节而没有声调,那么,汉语中的同音语素就会成倍增加,其实用功能会大受影响;相反,有了四个声调,汉语的构词能力就大大增强了。简单地说,普通话的语词和句子就是这些带有声调的 1300 多个音节不同形式的往复排列组合。

北京语音的音节结构形式严整、认记方便,声母和韵母以不同质的相互间隔和联结,使得音节界限清晰而又容易形成节奏明快的语流,听起来富有节律性。除了少量以元音音素起头的零声母音节,绝大多数都是以辅音音素起头的有声母音节。辅音音素除了 ng 外,其余的都可以充当音节的声母。元音音素可以充当韵尾的只有 i 和 u(o) 两个。北京语音的音节不存在复辅音现象,不像现代英语那样,两个以上辅音组成的辅音群可以任意出现在元音的前后。

英语中,元音有长短之分,能够区别词义,如:[li:v]leave(离开)和[liv]live(住,生活)。在音节组合时,有的辅音不发音。在北京语音中,i 就是 i,它的音值除了在外

化形式上的特殊需要外,书写形式与实际读音完全一致。

北京语音中,没有特殊的难以掌握的喉塞音、鼻化音、边擦音一类的音素。北京语音没有尖团音之分,《汉语拼音方案》只规定了舌面辅音 j、q、x 可与舌尖前高元音 i 成拼,而原则上不允许舌尖前辅音 z、c、s 与 i 成拼。所以,也可以说北京语音里只有团音,没有尖音。

口语中元音比辅音要响亮得多,声调给人的听觉刺激更强一些。从听觉效果来看,是声调居先,元音第二,辅音更次。北京语音又恰恰是带有声调、以元音为主的语音体系,所以相比其他不具备声调、辅音较多的方言、古音、少数民族语和外来语,都简明清晰、说来易学、听来易懂,也便于计算机的语言合成。

二、富有音乐性

北京语音富有音乐性,抑扬交替、舒展明快、朗朗上口,最响亮的元音在音节组合中成为语言链的中枢,由复合元音构成的音节更居优势,乐音比例大,没有短促音。

元音是北京语音的主要成分。汉语的音节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缺少元音。汉语的音节最多有 4 个音素,元音音素多达 3 个,如“嘹亮”(liáoliàng)、“元帅”(yuánshuài)。有的音节只能由元音充当,如“阿”(ā)、“爱”(ài)。在 400 个基本音节中,开口呼音节几乎占到全部音节的半数,其中用最响亮、最高亢、最有色彩的 a 音素做主要元音的音节约有 160 个,占全部音节的 40% 以上。在全部音节中,由复合元音组成的音节有 159 个。正是由于北京语音的元音多、开口呼音节多,所以听起来清爽、明朗、悦耳,便于吟咏和入乐。

在阴、阳、上、去四种声调中,高音成分偏多。阴平调自始至终在五度高音区,阳平调的归音可以指向五度,去声调则从五度开始,上声调也最终必须达到四度,高、扬、转、抑都有显著的区别,这些都属于语言学上的“舒声”,其特点是舒展、晓畅、柔和、婉转。构词中的“双声”、“叠韵”和“叠字”等手法,也是对北京语音律动感和音乐美特点的充分运用,再配之以四种声调,悦耳动听,如“心明眼亮(阴阳上去)”、“战火连天(去上阳阴)”、“三三两两(阴阴上上)”、“狼吞虎咽(阳阴上去)”。

北京语音的声母虽有清浊之分,但颤动声带的浊辅音只有 m、n、l、r 4 个,b、d、g、k 都已先后转化为清音。浊音发音要求声带颤动,这是古代语音用以区别词性、词义的方法之一。现代汉语中,清声与浊声的比例为 4 : 1。

三、有明显的“轻声”和“儿化”现象

北京语音口语中有明显的“轻声”和“儿化”现象,它们可以协助区分词义和词性。

虚词、助词、词尾等轻声与重读词的配合使用,使北京语音和谐悦耳、情感浓郁。

总之,北京语音既清越又柔美,节奏明快洒脱,韵律婉转流宕,可如流水行云、宛然入耳,亦可大气磅礴、铿锵激越。在播音、主持、朗读、演讲、台词教学或日常口语交流中,可以使书面文字锦上添花、声文并茂、美不胜收。

第五节 学习普通话应注意的问题

一、北京话不完全等于普通话

我们强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就其整个语音系统而言的,不等于说北京话中的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是标准的。北京话并不完全等于普通话,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

(1)北京话里有许多土音,有相当鲜明的地域特征。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é)”说成“hàn”,把“比(bǐ)”说成“pǐ”,把“蝴蝶(húdié)”说成“húdiěr”,把“告诉(gàosu)”说成“gàosong”等等。

(2)北京话还有一种“异读”现象,有几百个不符合规范的异读词。这些异读词虽然不会产生歧义,但不符合规范,不应提倡。

从1957年开始,国家语言文字部门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应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现代汉语词典》为基本规则。

这些有异读的字多反映在声调上。举例如下:

“附近”的“附”,标准音应读去声 fù,北京话读上声 fǔ;

“比较”的“较”,标准音应读去声 jiào,北京话读上声 jiǎo;

“质量”的“质”,标准音应读去声 zhì,北京话读上声 zhǐ;

“浙江”的“浙”,标准音应读去声 zhè,北京话读阳平 zhé;

“供应”的“供”,标准音应读阴平 gōng,北京话读去声 gòng;

“复杂”的“复”,标准音应读去声 fù,北京话读上声 fǔ;

“仍然”的“仍”,标准音应读阳平 réng,北京话读阴平 rēng;

“结婚”的“结”,标准音应读阳平 jié,北京话读阴平 jiē;

“教室”的“室”,标准音应读去声 shì,北京话读上声 shǐ;

“扼要”的“扼”,标准音应读去声 è,北京话读阳平 é;

“燕山”的“燕”，标准音应读阴平 yān，北京话读去声 yàn；
“脂肪”的“脂”，标准音应读阴平 zhī，北京话读上声 zhǐ；
“几乎”的“几”，标准音应读阴平 jī，北京话读上声 jǐ；
“处理”的“处”，标准音应读上声 chǔ，北京话读去声 chù；
“乘客”的“乘”，标准音应读阳平 chéng，北京话读去声 chèng；
“曲折”的“曲”，标准音应读阴平 qū，北京话读上声 qǔ；
“纤维”的“维”，标准音应读阳平 wéi，北京话读阴平 wēi；
“虽然”的“虽”，标准音应读阴平 suī，北京话读阳平 suí；
“暂时”的“暂”，标准音应读去声 zàn，北京话读翘舌的上声 zǎn；
“因为”的“为”，标准音应读去声 wèi，北京话读阳平 wéi；
“打扮”的“打”，标准音应读上声 dǎ，北京话读阳平 dá；
“档次”的“档”，标准音应读去声 dàng，北京话读上声 dǎng；
“冠心病”的“冠”，标准音应读阴平 guān，北京话读去声 guàn；
“左邻右舍”的“舍”，标准音应读去声 shè，北京话读上声 shě；
“细菌”的“菌”，标准音应读阴平 jūn，北京话读上声 jǔn；
“侵略”的“侵”，标准音应读阴平 qīn，北京话读上声 qǐn；
“按摩”的“摩”，标准音应读阳平 mó，北京话读阴平 mō；
“塑料”、“雕塑”中的“塑”，标准音应读 sù，北京话读 suò；
“允许”的“允”，标准音应读 yǔn，北京话读 rǔn；
“恶劣”的“劣”，标准音应读 liè，北京话读 lüè；
“气馁”的“馁”，标准音应读 něi，北京话读 nuǐ；
“告诉”的“诉”，标准音应读 su，北京话读 song；
“波浪”的“波”，标准音应读 bō，北京话读 pō；
“果脯”的“脯”，标准音应读 fǔ，北京话读 pǔ；
“称职”的“称”，标准音应读 chèn，北京话读 chèng；
“逮住”的“逮”，标准音应读 dǎi，北京话读 dēi。

(3)就词汇标准来说，北京话作为北京地区的方言，会夹带一些老语词。老北京话中就有“喽喽”、“老爷儿”、“撒丫子”、“颠儿了”“各色”等。近年来，北京青年口中的“份儿”、“份儿大”、“拔份儿”、“撮一顿儿”、“栽了”、“铁着呢”、“侃大山”、“盖帽儿了”、“大款儿”、“款儿姐”、“分分钟”、“渗着呢”等新俚语，常有变异，不具备典型性，也同样不能作为标准推广。

(4)在现代北京话中，“儿化”和“轻声”用得过多。不起区别词性、词义作用和语法作用的儿化和轻声，使口语含混不清。